

魏書



列傳第五十六

魏書六十八

甄琛

高聰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頗學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黠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爲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然慙感遂從許獻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太

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爲高祖知
賞轉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本州征北府長史後爲本州
陽平王頤衛軍府長史世宗踐祚以琛爲中散大夫兼
御史中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王者道
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爲民父母故年穀不登爲
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祕利天子通之苟益
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爲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
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
者罪之無赦此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
雖有川澤之禁止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

謂障護雖在公更所以爲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長惠及
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養以爲國家
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
規今者天爲黔首生鹽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
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
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
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
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飢或訓衣以除其敝故
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爲之求
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

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關鄺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棄寶得民碩鼠以受財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取願弛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八座議可否以

聞司徒錄尚書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大備或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爲可竊惟古之善爲治者莫不昭其勝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升降稱時欲令豐無過溢儉不致敝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其性命如不爾者焉用君爲若任其生產隨其啄食便是芻狗萬物不相有矣自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惠旣交思拯之術廣恒恐財不調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貢立稅關市禪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已也

回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籍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徹商賈給戎戰賦四民瞻軍國取乎用乎各有義已禁此淵池不專大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爲後宮之資旣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且稅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濟生民非爲富賄藏貨不爾者昔之君子何爲然哉是以後來經圖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鑿之流疑興復鹽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明識聽管其間今而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

法若易棊參論理要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且川利無擁尚書嚴爲禁豪彊之制也詔琛參入空議事尋正中尉常侍如故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遊凡所劾治率多下吏於時趙脩盛寵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駕皆託脩申達至脩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日琛與黃門郎

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雖以戲言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公錄尚書北海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淵鑒幽隱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於焉永泰謹按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况趙脩奢暴聲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

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寔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旣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脩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依恒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緇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

阿諛獎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乞歸
本部左右相連死黜者三十餘人始琛以父母年老常
求解官扶持故高祖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
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
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
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之
內手種松柏隆冬之月負掘水木鄉老哀之咸助加力
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
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
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

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厠帷幄琛高
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蕭贖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
歎詠之纘子晰爲胸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
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爲妻婚日詔給厨費琛
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盧祖敗於胸山詔琛馳驛檢
按遷河南尹加平南將軍黃門中正如故琛表曰詩稱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
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
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
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

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
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
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爲
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
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
之今擇尹旣非南金里尉鈔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
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
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
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
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

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遊附
黨連羣陰爲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
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
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
長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
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
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
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爲之則督責
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勲品經途從九品六
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

林爲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大將軍高肇伐蜀以琛爲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領步騎四萬爲前驅都督琛次梁州獠亭會世宗崩班師高肇旣死以琛肇之黨也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光祿大夫李思穆代之時年六十五矣遂停中山久之乃赴洛除鎮西將軍涼州刺史猶以琛高氏之昵也不欲處之於內尋徵拜太常卿仍以本將軍出爲徐州刺史及入辭肅宗琛辭以老詔除吏部尚書將軍如故未幾除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衣錦晝遊大爲稱滿治體嚴細甚無聲

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正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物七百段蠟二百斤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

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袵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

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琛祖載肅宗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高祖世宗咸相知待肅宗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族廢興會

通鑑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
琛長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釋褐祕書郎性險薄多與盜
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爲
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慙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
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世宗遣白衣吳仲
安勅懷寬放懷固執治之久乃特旨出之侃自此沉廢
卒於家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太平中上高祖頌
十二篇文多不載優詔報之琛啓除祕書郎世宗崩未
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任城王澄爲司

徒引爲公曹參軍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肅宗
末定州刺史廣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憂在鄉淵臨
發召楷不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脩禮毛普賢等
率北鎮流民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
城州城之內先有燕怕雲三州避難之戶皆依傍市鄣
草廬攢住脩禮等聲云欲收此輩共爲舉動旣外寇將
逼恐有內應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麤
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罔大都
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後脩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
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介

朱榮之死帝以其堪率鄉義除試守常山太守賜絹二百疋出帝初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贈驃騎將軍祕書監滄州刺史
楷弟寬字仁規自員外散騎侍郎本州別駕稍遷太尉從事中郎治書侍御史武定初謝病還鄉卒於家
僧林終於鄉里

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欲頗涉書史太和中奉朝請密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作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手密盡

私財以贖之良旣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謂良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也歷太尉鎧曹遷國子博士肅宗末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時賊帥葛榮侵擾河北裴衍源子邕敗没人情不安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之勲賞安市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廷尉少卿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車騎將軍廷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出爲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興和四年卒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
長子儉字元恭官至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儉弟贖有才學亦早卒

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太祖平中山入國世祖時拜中書侍郎真君元年關右慰勞大使二年拜使持節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卒贈征東將軍燕州刺史謚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太和中釋褐奉朝請稍遷伏波將軍任城王澄鎮北府騎兵參軍帶魏昌縣令吏民安之後爲北中府司馬久之除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

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歷郡功曹州主簿延昌中釋褐奉朝請冀州征東府長流參軍轉相州中軍府錄事參軍定州別駕後除鎮遠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出爲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之効永安中以功賜爵中山公中興初坐事死於鄴

子子瑜

纂從弟元賓太和十六年出身奉朝請遷員外郎給事中正光中除中堅將軍射聲校尉永安二年卒永熙中

外生高敖曹貴達啓贈持節撫軍將軍瀛州刺史
子辨天平中司徒行參軍

高聰字僧智本渤海裔人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
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劉駿車騎將軍王玄謨甥也少
隨玄謨征伐以軍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
王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徙入平城與蔣少遊爲雲
中兵戶窘困無所不至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調給聰
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云青
州蔣少遊與從孫僧智雖爲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與
少遊同拜中書博士積十年轉侍郎以本官爲高陽王

雍友稍爲高祖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
於蕭昭業高祖定都洛陽追詔聰等曰比於河陽勅卿
仍屈瀍洛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營之後乃薄
伐且以贖喪甫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
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息六師三川是宅將底居成周
永恢皇宇今更造璽書以代往詔比所勅授隨宜變之
善勗皇華無替指意使還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府少
卿轉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用自許高祖銳
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
之於高祖故假聰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藻傅永成

道益任莫問俱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而聰躁怯少威重
所經淫掠無禮及與賊交望風退敗與藻等同囚於懸
瓠高祖怒死徙平州爲民行屆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
兔將獻託聰爲表高祖見表顧謂王肅曰在下那得復
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比高聰北徙此文或其所
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此輩世宗初聰復竊
還京師六輔之廢聰之謀也世宗親政除給事黃門侍
郎加輔國將軍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世宗幸鄴還於
河內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
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矢鏃所逮三百五十

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
節妙盡矍圃之儀威稜攸疊魁兕懾氣才猛所振勅慙
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字矣盛事竒迹必宜表述
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詔曰此乃弓弧小藝何足以示
後葉而喉唇近侍苟以爲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
刊銘於射所聰爲之詞趙脩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
脩父聰爲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
禮聰又爲脩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
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亦深用危慮而聰
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脩之任

勢聰傾身事之及脩之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笑攜撫公私託仗無所不至每稱皓才識明敏非趙脩之儔乃因皓啓請青州鎮下治中公廡以爲私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被遂許及皓見戮聰以爲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類皆如此侍中高顯出授護軍聰轉兼其處於時顯兄弟疑聰間構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真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世宗乃出聰爲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

法又與太原太守王士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世宗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肅宗踐祚以其素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將軍如故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並特原之聰遂停廢于家斷絕人事唯脩營園果以聲色自娛久之拜光祿大夫加安北將軍聰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願竟不果正光元年夏卒年六十九靈太后聞其病遣主書問之聰對使者歔歔慟泣及聞其亡嗟悼良久言朕旣無福大臣殞喪且其與朕父南征契闊戎旅特可感念贈布帛三百匹

冰一車贈撫軍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
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
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別有集
子長雲字彥鴻起家祕書郎太尉主簿稍遷輔國將軍
中散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雲長弟叔山字彥甫司徒行參軍稍遷寧朔將軍越騎
校尉卒贈太常少卿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
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
之轍惜乎
列傳第五十六
魏書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七

魏書六十九

崔休

裴延儁

袁翻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御史中丞暹之玄孫也祖靈和仕
劉義隆爲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世宗初追贈清河太
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中書郎宋弁
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嶷欽其人望爲長子娉
休姊贍以貨財由是少振高祖納休妹爲嬪以爲尚書
主客郎轉通直正員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好學涉歷
書史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崇尚先達愛接後來常
參高祖侍席禮遇次于宋郭之輩高祖南伐以北海王

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爲尚書左丞高祖詔休曰
北海年少未閑政績百揆之務便以相委轉長史兼給
事黃門侍郎後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汎舟泗水
詔在侍筵觀者榮之世宗初休以弟亡祖父未葬固求
渤海於是除之性嚴明尤長治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
廣布耳目所在姦盜莫不擒翦百姓畏之寇盜止息清
身率下渤海大治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四方
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怕千餘人生徒旣衆
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
儒者稱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

休愛才好士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世宗責其
與諸王交遊免官後除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在州數年
以母老辭州許之尋行幽州事徵拜司徒右長史休聰
明彊濟雅善斷決幙府多事辭訟盈几剖判若流殊無
疑滯加之公平清潔甚得時談復除吏部郎中加征虜
將軍冀州大中正遷光祿大夫行河南尹肅宗初即真
加平東將軍尋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
遷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擿李伯微劉通
等一千人上書訟休德政靈太后善之休在幽青州五
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

之徵爲安南將軍度支尚書尋進號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又轉殿中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禮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相謂曰崔尚書下意處我不能異也正光四年卒年五十二賜帛五百匹贈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侯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納丞相雍第二女女妻領軍元義長庶子祕書郎稚舒休恃二家志氣微改內有自得之心外則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雍義之故每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違其母情以妻義子議者非之休有

九子

長子悛字長儒武定中七兵尚書武城縣開國公

悛弟仲文散騎常侍

仲文弟叔仁性輕俠重衿期歷通直散騎侍郎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出爲驃騎將軍潁州刺史以貪汙爲御史所劾興和中賜死於宅臨刑賦詩與諸弟訣別而不及其兄以其不甚營救故也

叔仁弟叔義孝莊時爲尚書庫部郎坐兄悛鑄錢事發合家逃逸數日叔義遂見執獲時城陽王徽爲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驟爲致言徽不從乃殺之

叔義弟子侃以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後兼通直常侍使於蕭衍還路病卒

子侃弟子聿武定末東莞太守卒

子聿弟子約開府祭酒

休弟寅字敬禮太子舍人早卒贈樂安太守妻安樂王長樂女晉寧主也貞烈有德行

子長謙好學脩立少有令名仕歷給事中仍還鄉里久之刺史尉景取爲開府諮議參軍事晚頗以酒爲損天平中被徵兼主客郎接蕭衍使張臯等後兼散騎常侍使蕭衍還卒於宿豫時人歎惜之以死王事贈驃騎將

軍南青州刺史

裴延雋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曾祖天明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虎河東太守卒贈平遠將軍雍州刺史謚曰順父松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丑功贈東雍州刺史延雋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尚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友太子恂廢以官官例免頃之除太尉掾兼太子中舍人世宗初爲散騎侍郎尋除雍州平西府長史加建威將軍入爲中書侍郎時世宗專心釋典不事

魏書卷五十七
四
墳籍延雋上疏諫曰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媿舜體道慎典作聖漢光神獻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宇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先麤後精乘近即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後除司州別駕加鎮遠將軍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雋獨著一堂之論太

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兼太子中庶子尋即正別駕如故加冠軍將軍肅宗初遷散騎常侍監起居注加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尉卿轉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脩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餒延雋謂䟽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又命主簿酈惲脩起學校禮教大行民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延雋繼母隨延雋在薊時遇重患延

儁啓求侍母還京療治至都未幾拜太常卿時汾州山胡恃險寇竊正平平陽二郡尤被其害以延儁兼尚書爲西北道行臺節度討胡諸軍尋遇疾勅還三鷓羣蠻寇掠不已車駕欲親征之延儁乃於病中上疏諫諍尋除七兵尚書安南將軍徙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都督雍岐豳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本將軍雍州刺史

子元直尚書郎中

元直弟敬猷員外常侍兄弟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

延儁從叔桃弓亦見稱於鄉里

子夙字買興沉雅有器識儀望甚偉高祖見而異之自司空主簿轉尚書左主客郎中時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高祖南伐爲行臺吏部郎仍除征北大將軍穆亮從事中郎轉爲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之卒於郡年四十三
長子範字宗模早卒

魏書卷五十七
六
範子凝字長儒卒於武平鎮將

範弟昇之鑒武定末昇之太尉掾鑒司徒右長史

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賓起家奉朝請轉北中府功曹參軍世宗初南絳縣令稍遷并州安北府長史入爲中散大夫領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羣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值別將李德龍爲羽所破良入汾州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憑城自守賊併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延儁大都督章武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

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拒王師融等與戰敗績賊乘勝圍城良率將士出戰大破之於陣斬回成復誘導諸胡令斬送宜都首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德龍議欲拔城良不許德龍等乃止景和薨以良爲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都督高防來援復敗於百里候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亂至是城民大飢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飢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衆反自號建始王與大都督長孫雅宗正珍孫等相持

不下詔良解州爲慰勞使轉太中大夫本郡中正孝莊
末除光祿大夫介朱榮死榮從子天光擁衆關西乃詔
良持節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又兼尚書爲河東怕農
河北宜陽行臺以備之前廢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尋轉衛將軍又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右光祿
大夫轉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末除汲郡太守孝
靜初衛大將軍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卒時年六十一贈
使持節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吏部尚書本將軍雍州
刺史謚曰貞又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尚書僕射餘如
故

子叔祉武定末太子洗馬

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釋褐員
外散騎侍郎正光末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馬牒騰並
自立爲王聚黨作逆衆至數萬詔慶孫爲募人別將招
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
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
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陳賊王關郭康兒賊衆
大潰勅徵赴都除直後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
絳蜀兇徒轉盛復以慶孫爲別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
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來拒慶孫與戰復斬多

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
衿要之所肅宗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爲太守假節輔
國將軍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務安
緝之咸來歸業永安中還朝除太中大夫爾朱榮之死
也世隆擁衆北渡詔慶孫爲大都督大行臺源子恭率
衆追擊軍次太行而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泄追還河內
而斬之時年三十六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
者多相依附撫養成有恩紀在郡之日值歲飢凶四方
遊客常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
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座客常滿是以

爲時所稱

子子瑩永安中太尉行參軍

延雋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起家奉朝請領
侍御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
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高祖
詔仲規曰朕開置神畿郡望關重卿旣首應司隸美舉
復督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窮神盡聖應
天順民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吳會冀
功銘帝籍勳書王府豈一郡而已高祖笑曰冀卿必副
此言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

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尋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奏復本資於陳戰歿時年四十八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爲之後伯茂在文苑傳

叔義亦有學行高祖末除兗州安東府外兵參軍累遷太山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遷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五年夏卒時年五十七贈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謚曰宣

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正光初舉秀才射策高第

除太學博士永安中祕書監李凱以景融才學啓除著作佐郎稍遷輔國將軍諫議大夫仍領著作出帝時議孝莊謚事遂施行時詔撰四部要略令景融專典竟無所成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爲錄事參軍弟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爲御史中丞崔暹所彈云其貪昧苟進遂坐免官武定四年冬病卒年五十二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又造鄴都晉都賦云景顏頗有學尚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孝莊初爲廣州防蠻別將行廣漢郡事元顥入洛與刺史鄭先護據

州起義事寧賜爵保城子以軍功稍遷太尉從事中郎
轉諮議參軍孝靜初徙司空長史在官貪穢武定二年
爲中尉崔暹所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年四十五
仲規弟子伯珍歷襄威將軍員外散騎郎河西太守孝
靜初爲平東將軍滎陽太守卒官時年三十二贈本將
軍雍州刺史

延儁族子禮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遷謁者僕射身長
九尺腰帶十圍於羣衆之中魁然有異出爲陳留太守
卒於金紫光祿大夫

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爲高祖所知自著作

佐郎出爲北中府長史時高祖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
並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聿帶溫縣時
人榮之轉尚書郎遷太尉諮議參軍出爲平秦太守卒
贈冠軍將軍洛州刺史

子子袖歿關西

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而清
苦自立太守司馬悅召爲中正悅爲別將軍征義陽引
爲中兵參軍瑗夙夜恭勤爲悅所知軍還除奉朝請轉
給事中汝南王悅郎中令悅散費無常每國俸初入一
日之中分賜極意瑗每隨例恒辭多受少伺悅虛竭還

來奉貢悅雖性理不怛然亦相賞愛悅遷太尉請爲從事中郎轉驍騎將軍肅宗未出爲汝南太守不行轉太原太守屬肅宗崩尔朱榮初謀赴洛瑗預其事封五原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尋行并州事轉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孝靜初除衛將軍東雍州刺史興和元年卒年七十三

子夷吾武定末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爲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州平隨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

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凌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以才學擅美一時初爲奉朝請景明初李彪在東觀翻爲徐紇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紇被徙尋解後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

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脩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詁闕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知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

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旣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德行疑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昞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愴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斐

頌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
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
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
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
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
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
章句繁雜既違古昔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
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
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
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

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
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爲不典學家
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旣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自
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
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
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
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脩草創以意良多
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
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倏換
非一良以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

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
班訪遠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
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踈退慙謬浪後
議選邊戍事翻議口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
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賴溫良故田
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爲
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獻明纂御風凝化遠威
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卽序連城請
面比屋歸仁懸車劔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
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

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壇場統戍階當卽用或值穢
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
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
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
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疆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
奪爲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
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
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資亦有限
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
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

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
羊屢犯疆場頻年以來甲冑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
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
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
末者正其本旣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以後荆
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
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
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
其忻心不營私潤專脩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
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

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憚日富經略
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
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謀薦罰其僞薄如此則舉人不得
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旣審沮勸亦明庶邊患
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
尉少卿尋加征虜將軍後出爲平陽太守翻爲廷尉頗
有不平之論及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曰日色黯
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
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無梁而復深悵
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石爲峯諸煙共色

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翻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
兩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歎征夫之
未息尔乃臨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望龍門嵯
峨疊千重以聳翠橫萬里而揚波遠揮鼉與麀麀走鯨
鼈及龜鼉彼暖然兮輦洛此邈矣兮關河心鬱鬱兮徒
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魂
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
縱橫竒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觀兮青岸岸上兮氤
氲駁霞兮絳氛風搖枝而爲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
兮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別
兮千里分願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魄恹恹
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組彼烏馬之無知尚有情於
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
下邦之鬼蜮形旣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蝥賊欲脩之而
難化何不殘之云剋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願
生還於洛濱荷天地之厚德神龜末遷冠軍將軍涼州
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
廷問翻安置之所翻表曰謬以非才忝荷邊任猥垂訪
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
竊惟匈奴爲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

則降富彊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違自息衛青去病勤
亦勞止或脩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
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
載以爲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
疆場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
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
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
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
故也然鬪此兩敵即卜莊之筭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
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

威靈兩主投身一碁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
廷哀矜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
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
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
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旣多全徙內地
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
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
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
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寔繁
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

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
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河西捍禦疆敵唯涼
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
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
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
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
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脩西海故城以
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
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
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

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
將加以配衣疑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
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爲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
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
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與其國者
乃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勅敵西北
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
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
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
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

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
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
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
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
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
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
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
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
管窺所陳懼多孟浪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加平
南將軍光祿大夫以本將軍出爲齊州刺史無多政績

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
俱在門下並掌文翰翻旣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
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
諫止後蕭寶寅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
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
翻表曰臣往忝門下翼侍帳幄同時流輩皆以出離左
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黃門今爲尚書後
更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爲叨濫準之倫匹或有未
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校
加以尚書清要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加少進語望比

官人不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恠之於是加撫軍將軍肅宗靈太后曾醮於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表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懼其凌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年五十三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

寶首兄叔德武定末太子中舍人翻弟躍語在文苑傳躍弟颺本州治中別駕豫州冠軍府司馬而卒颺弟昇太學博士司徒記室尚書儀曹郎中正員郎通直常侍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慙恚爲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儁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翻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五十七

魏書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八

魏書七十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李神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司馬叡南渡
 父宗之劉裕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
 飲酒至一石不亂永安中與姊夫李嶷俱來歸國賜爵
 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為稱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
 恃險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姦暴之徒並無名實朝廷
 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藻
 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城鎮將
 先是氏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

獲成黑等斬之以徇羣氏震懼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駉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藻爲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嶮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長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羗氏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將軍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後車駕南伐以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別將辭於

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醜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世宗追錄舊功以藻爲太尉司馬是年六月卒年六十七贈錢六萬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啓爲其國郎中令襲子爵稍遷本州別駕司空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尋除太中大夫永安二年除安西將軍河北太守還朝久之拜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爲黎陽太守所在無政績大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入於關中率

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自東陽禁防爲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爲平齊民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彊於人事勦力傭丐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令賜爵貝丘男加伏波將軍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爲議郎轉尚書考功郎中爲大司馬從事中郎

尋轉都督任城王澄長史兼尚書左丞王肅之爲豫州以永爲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祖曰已選傅脩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高祖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蕭鸞遣將曾康祚趙公政衆號十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爲事即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旣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

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
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
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
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政送
京師公政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
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肅復令大討之永將
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即令填塞外塹夜伏戰士一
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江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
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
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

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
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
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旣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
此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
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
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傳脩期耳裴
叔業又圍渦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聰劉
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軍將逼賊永曰先深溝固
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裁營輜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聰

等棄甲徑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鋒銳四軍之兵多賴之以免永至懸瓠高祖俱鎖之聰藻徙爲邊民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日詔曰脩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通於永永具表聞及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正清河男蕭寶卷將陳伯之侵逼壽春泝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之兵三

千人先援之永摠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勰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至永免胄乃信之遂引永上勰謂永曰北望以久恐洛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蕭衍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

英曰凶豎豕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陳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擐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琕子仙琕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陳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

微國家一帥柰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旣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深賞之歎曰觀此經筭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還京復封永先有男爵至是以品不累加賜帛二千疋除太中大夫行秦梁二州事代邢巒鎮漢中後還京師於路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文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深用扼腕然於治民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

未幾解郡還爲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稍時年踰八十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平東將軍光祿大夫熙平元年卒年八十三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稍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於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常忿之馮先永亡及永之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賈遂

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本與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靈太后遂從賈意事經朝堂國珍理不能得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彊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遶束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斬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恠未三年而叔偉亡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之武而不得永文也正光中叔偉子豐生襲封

傳豎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佃佃子遘石虎太常祖父融南徙渡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爽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對曰唯有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傳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傳靈越可解此文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才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識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劉駿將蕭斌王玄謨寇碣磔時融

始死玄謨彊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戶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於山澤之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旣至靈慶間對坐未久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高宗見

而奇之靈越因說齊民慕化青州可平高宗大悅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劉駿恐靈越在邊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爲冀州治中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相要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覺知剗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之狀而靈越殊不應答但言不知而已乾愛不以爲惡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

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可著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著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陽劉駿見而禮之拜員外郎兗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康靈越意怕欲爲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葵菜食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而靈越爲太原太守戍升城後舉兵同劉駿子子勛子助以靈越爲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爲劉彧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

送詣或輔國府司馬劉勔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擒主上皆加以大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乎靈越荅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預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詣建康劉或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國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竒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爲參軍從肅征伐累有戰功稍遷給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常爲統軍東西征伐

世宗時爲建武將軍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蕭衍民歸之者數千戶後武興氏楊集義反叛推其兄子紹先爲主攻圍關城梁州刺史邢巒遣豎眼討之集義衆逆戰頻破走之乘勝追北遂尅武興還洛詔假節行南兗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轉昭武將軍益州刺史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給羽林虎賁三百人進號冠軍將軍及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蕭衍聞大軍西伐遣其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偷路入益州北境欲擾動氏蜀以絕運路乘國諱班師遂扇誘土民奄破東洛除口二戍因此詐言南

軍繼至氏蜀信之翕然從逆太洪率氏蜀數千圍逼關城豎眼遣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之軍次白護太洪遣其輔國將軍任碩北等率衆一千邀險拒戰在虎徑南山連置三營興孫分遣諸統隨便掩擊皆破之太洪又遣軍主邊昭等率氏蜀三千攻逼興孫柵興孫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豎眼又遣統軍姜喜季元度從東嶼潛入回出西岡邀賊之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斬邊昭及太洪前部王隆護首於是太洪及關城五柵一時逃散豎眼性旣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

竊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送還本土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爲魏民矣是以蜀民請軍者旬月相繼世宗甚嘉之肅宗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戀泣者數百里至洛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蕭衍遣將趙祖悅入屯硤石以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旣至大失民和蕭衍遣其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因民心之怨入寇晉壽頻陷葭萌小劔諸戍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旣至以爲右將軍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假安西將軍西征

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張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豎眼旣出梁州衍冠軍將軍勾道侍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之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頻致九捷士民統軍席廣度等處處邀擊斬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張齊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聞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以東民皆寧業先是蕭衍信義將軍都統白水諸軍事楊興起征虜將軍李光宗襲據白水舊城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虬與陰平王楊太赤率衆千餘夜渡白水旦而交戰大敗賊軍斬

興起首剋復舊城又遣統軍傅曇表等大破衍寧朔將軍王光昭於陰平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齊遣其寧朔將軍費忻督步騎二千逆來拒戰軍主陳洪起力戰破之乘勝追奔遂臨夾谷三柵統軍胡小虎四面攻之三柵俱潰張齊親率驍勇二萬餘人與諸軍交戰豎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軍主許暢斬衍雄信將軍牟興祖軍主孔領周射齊中足於是大破賊軍斬獲甚衆齊乃柵於虎頭山下賊帥任今崇屯據西郡豎眼復遣討之令崇棄衆夜遁乃進討齊破其二柵斬首萬餘齊被重創奔竄而退小劔大劔賊亦

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一匹寶
劍一口豎眼表求解州不許復轉安西將軍岐州刺史
常侍如故仍轉梁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梁州之人既
得豎眼爲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
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爲民害遠近怨望焉尋
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蕭衍遣其北
梁州長史錫休儒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軍
率衆二萬入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之倍道而進
至直城而賊襲據直口敬紹以賊斷歸路督兼統軍高
徹吳和等與賊決戰大破之擒斬三千餘人休儒等走

還魏興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爲殘
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
其妾兄唐崑崙扇攬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內應賊
圍旣合其事泄露在城兵武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
眼恥恚發疾遂卒永安中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齊州
刺史出帝初重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司

開國如故

豎眼長子敬和次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

長史孝莊時復爲益州刺史以其父在州

有遺惠故也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

蕭衍將樊文熾攻圍敬和以城降送於江南後衍以齊獻武王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北以申和通之意久之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棄城走徵詣廷尉遇恩免遂廢棄卒於家

乾愛子三寶與房法壽等同効疑盤陽賜爵貝丘子

三寶弟法獻高祖初南叛爲蕭鸞右中郎將直閣將軍從崔慧景至鄧城爲官軍所殺

琰曾孫文驥勇果有將領之才隨豎眼征伐累有軍功自彊弩將軍出爲琅邪戍主胸山內附徐州刺史盧昶遣文驥守胸山樵米旣竭而昶軍不進文驥遂棄母妻

以城降蕭衍後大以南貨賂光州刺史羅衡衡爲渡其母妻

李神恒農人父洪之秦益二州刺史神少有膽略以氣尚爲名早從征役其從兄崇深所知賞累遷威遠將軍新蔡太守領建安戍主轉寧遠將軍陳留太守領狄丘戍主頗有軍功封長樂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遷征虜將軍驍騎將軍直閣將軍蕭衍將趙祖悅率衆據硤石神爲別將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節度與都督崔亮行臺僕射李平等攻硤石剋之進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

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充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鑿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邕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既而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尔朱榮擒葛榮於鄴西事平除車騎將軍以功進爵爲公增邑八百通前一千戶元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爲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開國公加封五百戶普太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永熙中薨天平元年賜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

子士約襲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劉藻傳永登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當大難其氣槩亦足稱焉

列傳第五十八

列傳第五十九

魏書七十一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李苗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代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蕭道成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仕蕭曠歷右軍將軍東中郎將諮議參軍蕭鸞見叔業而奇之謂之曰卿有如是志相何慮不大富貴深宜勉之鸞為豫州引為司馬帶陳留太守鸞輔政叔業常伏壯

士數百人於建業及鸞廢昭文叔業率衆赴之鸞之自立也以叔業爲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高祖南巡車駕次鍾離鸞拜叔業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去王師數十里高祖令尚書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聿曰我在南富貴正如此豈若卿彼之儉陋也聿云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晝遊耳徙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屯壽陽鸞死子寶卷自立遷叔業本將軍南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率軍赴寶卷其實應顯達也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爲南兗以

其去建鄴近受制於人寶卷嬖人茹法珍王暄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竝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葵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旣在疆場急則引魏力不能制且欲羈縻之白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穆慰誘之許不復回換叔業雖云得停而憂懼不已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於寶卷雍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之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勦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範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

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通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具訪入國可否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惟新之美知卿非無款心自不能早決捨南耳但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多賞叔業遲遲數反真度亦遣使與相報復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世宗詔曰叔業明敏秀發英款早悟馳表送誠忠高振古宜加褒授以彰先覺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雍兗

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又賜叔業璽書曰前後使返有勅想卿具一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虐逼宰輔暴加戚屬淫刑既逞朝無孑遺國有瓦解之形家無自安之計卿兼茲智勇深懼禍萌翻然高舉去彼危亂朕興居在念深嘉乃勳前即勅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往赴援揚大眼奚康生鐵騎五千星言即路彭城王勰尚書令肅精卒十萬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電擊衡巫卿其并心勳力同斯大舉殊勲茂績職爾之由崇名厚秩非卿孰賞并有勅與州佐吏及彼土人士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褒異

魏書卷五十九
軍未渡淮叔業病卒年六十三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乃贈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謚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絹一十四布五百匹蠟三百斤

子蒨之字文聰仕蕭鸞爲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

譚麤噉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世宗以譚及高皇后弟貞王蕭子紹俱爲太子洗馬蕭宗踐祚轉員外常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

州刺史謚曰敬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西

蒨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蕭鸞歷位羽林監入國以父勲授通直散騎常侍上蔡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除廣平內史固辭不拜轉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稱入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徙封山荏縣出爲後將軍岐州刺史正光末元志西討隴賊軍敗退守岐州爲賊所圍城陷志與芬之並爲賊擒送於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子涉字仲昇襲卒

子僑居襲武定中員外羽林監齊受禪爵例降
芬之弟簡之英之並早卒

英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
琴藹之師諧而微不及也歷通直散騎侍郎平東將軍
安廣汝陽二郡太守卒

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國彥先景
明二年逃遁歸魏朝廷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封雍丘
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出爲趙郡太守爲政舉大綱而
已正始中轉渤海相屬元愉作逆徵兵郡縣彥先不從
爲愉拘執踰獄得免仍爲沙門潛行至洛愉平勅還郡

延昌中卒時年六十一熙平中贈持節左將軍南青州
刺史諡曰惠恭

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起家員外郎轉給事中永平中
丹陽太守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勅爲別將行渤海郡
事後州軍爲賊所敗遂圍郡城城陷見害年三十六神
龜中贈平原太守出帝時復贈前將軍揚州刺史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

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開府中兵參軍年三十二贈鴻
臚少卿

彥先弟絢揚州治中時揚州霖雨水入州城刺史李崇

居於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蕭衍自號豫州刺史衍將馬仙理遣軍赴之崇聞絢反未測虛實乃遣國侍郎韓萬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崇曰比因大水蹟踣不免羣情所逼推爲盟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丹陽太守謝靈寶勒水軍討絢絢率衆逆戰神等大破之斬其將帥十餘人絢衆奔營神乘勝赴柵衆皆潰散絢匹馬單逃爲村人所獲至尉升湖絢曰吾爲人吏反而見擒有何面得視公也投水而死并鄭祖起等皆斬之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喜釋典善談理義仕蕭寶卷以軍勲至長水校尉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寮佐同謀者多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決定唯席法友柳玄達楊令寶等數人慮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國軍城庫管籥悉付康生詔以植爲征虜將軍兖州刺史崇義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尋進號平東將軍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曰植闔門歸款子昕愚昧爲人誘陷

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可持恕其罪以表勲誠尋除揚州大中正出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罷州復除大鴻臚卿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爲無恒兗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以爲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怏怏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已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肅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澤伯昕告植欲謀廢

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晒案律在邊合率部衆不滿百人以下身猶尚斬況仲達公然在京稱詔聚衆誼惑都邑駭動人情量其本意不可測度按詐僞律詐稱制者死今依衆證處仲達入死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崇義縣開國侯裴植身居納言之任爲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姓名募集人衆雖名仲達切讓無忿懼之心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

刑又植親率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恩裁處詔曰
凶謀旣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
待秋分也時于忠專擅朝權旣構成其禍又矯爲此詔
朝野怨之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翦落鬚
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年五十初植與
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雋等同時見害於後祚雋事雪
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渤海刁冲上疏訟之
於是贈植征南將軍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
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
後非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閣經五三日乃引
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温清植
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
菲手執箕箒於沙門寺洒掃植弟瑜粲衍並亦奴僕之
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
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雖自州送
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
亦染江南之俗也植母旣老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子
隨去分違數歲論者譏焉

子悛字道則襲爵

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常隨叔業征伐以軍功爲寶卷驍

騎將軍叔業之歸誠也遣颺率軍於外外以討蠻楚爲名內實備寶卷之衆景明初以颺爲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封義安縣開國伯邑千戶詔命未至爲賊所殺贈冠軍將軍進爵縣侯餘如故世宗以颺勲効未立而卒其子烱不得襲封肅宗初烱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烱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義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揚州大中正進伯爲侯改封高城縣增邑一千戶尋兼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孝昌二年爲城民所害贈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青州

刺史開國如故謚曰簡

子斌襲武定中廣州長流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颺弟瑜字文琬初拜通直散騎常侍封下密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渤海太守年四十五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定

子堪字靈淵襲爵歷尚書郎興和中坐事死爵除

瑜弟粲字文亮景明初賜爵舒縣子沈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勅畿內太守皆赴

京師雍時爲州牧粲往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
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頰及坐定謂粲曰相愛舉動
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官後世
宗聞粲善自擿置欲觀其風度忽令傳詔就家急召之
須臾之間使者相屬合家恒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
色不變世宗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
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
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
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
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升

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
所輕世宗末除前將軍太中大夫揚州大中正遷安南
將軍中書令肅宗釋奠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後
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
所逐棄州入嵩高山前廢帝初徵爲驃騎將軍左光祿
大夫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於御前
再拜曰今年還節美聖駕出遊臣幸參陪從豫奉醺樂
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北海入朝暫竊神器具
聞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使我飲何異於徃情粲曰北
海志在沉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

帝曰實乃寡德甚愧來譽仍爲命酌出帝初出爲驃騎
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神粲憚
違衆心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而言曰僕白君左右
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
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受蕭
衍假署寇亂三齊粲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叛乘
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
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
且付城外其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所害送首蕭衍時
年六十五

子含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

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行亦過之事親以孝
聞兼有將略仕蕭寶卷至陰平太守景明二年始得歸
國授通直郎衍欲辭朝命請隱嵩高乃上表曰臣幸乘
昌運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餐佩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
榮但攝性乖和恒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
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脩生救疾多
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踵輕舉髣髴高
蹤誠希藥此沉痾全養稟氣耳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
雲永歌至德荷衣葛屨裁營已整搖策納屣便步山途

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曰知欲養病中岳練石嵩嶺栖
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
愧山客耳旣志往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世宗之末
衍稍以出山干祿執事肅宗除散騎侍郎行河內郡事
尋除建興太守轉河內太守加征虜將軍遭母憂解任
衍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民吏追思之孝昌初肅
衍遣將曹敬宗寇荊州山蠻應之大路斷絕都督崔暹
率數萬之衆盤桓魯陽不能前討荊州危急朝廷憂之
詔衍爲別將假前將軍與恒農太守王羆率軍一萬出
武關以救荊州賊逆戰於淅陽衍大破之賊遂退走荆

州圍解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軍北
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
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
之尋而鑒所部別將嵇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
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假鎮
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開國公增邑千二百
戶常侍如故仍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次陽平之東
北漳曲賊來拒戰衍軍敗見害朝野人情莫不駭惋贈
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
子嵩襲武定中河內太守齊受禪爵例降又天水冀人

尹挺仕蕭鸞以軍勲至陳郡太守遂與叔業參謀歸誠
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亦封宋縣
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轉冠軍將軍東郡太守未拜而卒
賜布帛一百匹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子循歷太原太守

循弟彖饒安令遼西太守兄弟皆有政事才時河東南
解人柳玄達頗涉經史仕蕭鸞歷諸王參軍與叔業姻
婭周旋叔業之鎮壽春委以管記及叔業之被猜疑將
謀獻欵玄達贊成其計前後表啓皆玄達之詞景明初
除輔國將軍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開國子邑二百
戶二年秋卒時年四十三後改封夏陽縣邑戶如先玄
達曾著大夫論備陳叔業背逆歸順契闊危難之旨又
著喪服論約而易尋文多不錄

子絺襲武定中東太原太守齊受禪爵例降絺弟遠字
季雲性麤疎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瘡好彈琴耽酒時
有文詠爲肅宗挽郎出帝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
琴酒之間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荅云無所聞縱
聞亦不解元象二年客遊項城遇患卒時年四十
玄達弟玄瑜景明初除正員郎轉鎮南大將軍開府從
事中郎帶汝陰太守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五

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二十六又武都人楊令寶有膂力善射仕蕭鸞數爲小將征戰著效至譙郡太守遂參叔業歸誠之謀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擬戍淮陰封甯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在淮南征戰累著勞捷徵拜冠軍將軍試守京兆內史卒追封邵陵縣開國子邑二百戶賜帛三百匹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子彪襲爵永熙中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齊受禪例降令寶弟令仁亦隨令寶立效前將軍汝南內史又京兆

杜陵人常伯昕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疾之如讎即彥先之妹壻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芬之爲質景明初封雲陵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南陽太守數歲坐事免久之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延昌末告尚書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也其叔業爪牙心膂所寄者裴智淵左中郎將封浚儀縣王昊左軍將軍封南汝陰縣趙革右中郎將封西宋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二百戶李道真右軍將軍封睢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胡文盛右軍將

軍封剛陽縣魏承祖右軍將軍封平春縣並開國子食邑各三百戶承祖廣陵寒人也依隨叔業爲趨走左右壯健善事人叔業待之甚厚及出爲州以爲防閤善撫士卒兼有將用自景明以後常爲統軍南北征伐累有戰功歷太原太守至光祿大夫安南將軍蕭衍遣將圍義陽士民應之三關旣陷州城時甚縣急以承祖持節行撫軍將軍率師討之大破賊衆解義陽之圍還復三關遂爲名將終於并州刺史衣冠之士預叔業勳者安定皇甫光北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閻慶胤河東柳僧習等

光美鬚髯善言笑仕蕭鸞以軍勳至右軍將軍入國爲輔國將軍假南兖州刺史卒於渤海太守

兄椿齡薛安都壻也隨安都於彭城內附歷位司徒諮議岐州刺史光未入朝而椿齡先卒

椿齡子璋鄉郡相

璋弟瑒爲司徒胡國珍所拔自太尉記室超遷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壻超拜持節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罷州後仍遇風病久之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太昌初卒年五十八贈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雍州刺

史

子長卿司州主簿祕書郎中太尉司馬

祐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初拜右軍將軍賜爵山桑子出爲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治稱歷驍騎將軍太中大夫右將軍從容風雅好爲詩詠常與朝廷名賢汎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出爲平西將軍京兆內史當世歎其抑屈卒官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高客博學善文札美風流景明初拜散騎侍郎出爲揚

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

慶胤父汪參薛安都平北將軍事安都入國聽汪還南慶胤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景明初爲李元談輔國府司馬卒於敷城太守

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景明初爲裴植征虜府司馬稍遷北地太守爲政寬平氏羗悅愛肅宗時至太中大夫加前將軍出爲潁川太守卒官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於後訪問乃云逃入益州仕蕭鸞

以軍勲稍遷至前軍將軍輔國將軍隨裴叔業至壽春
爲南譙太守兩家雖爲姻好而親情不協遂單騎歸國
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遣道遷守合肥肅薨道遷
棄戍南叛會蕭衍以莊丘黑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
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衍以王
鎮國爲刺史未至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
靈珍阻兵反叛戰敗南奔衍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
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衍時又遣
其左右吳公之等十餘人使南鄭道遷乃僞會使者請
靈珍父子靈珍疑而不赴道遷乃殺使者五人馳擊靈

珍斬其父子并送使者五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
爲持節冠軍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道遷表曰臣聞知機
其神趨利如響臣雖不武敢忘機利伏惟陛下澤被區
宇德濟蒼生八表同忻品物咸賴臣頃亡蟻賊匹馬歸
闕自斯搏噬罄竭丹款但中於壽陽橫爲韋續所謗事
之曲直並是楊集朗王秉所悉臣實愚短豈能自安便
逃竄江吳苟存視息蕭衍梁州刺史莊丘黑與臣早舊
申臣爲長史值黑亾歿專任天時素願機會在茲遇武
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此臣即披露誠款與其共契機
要報武興王楊紹先并其中叔集起等請其遣軍以爲

腹背即遣左天長由寒山路馳啓復會通直散騎常侍
臣集朗還至武興臣聞其至知事必剋集朗果遣鄭右
留使至臣間密參機舉會有蕭衍使人吳公之至知臣
懷誠將歸大化遂與府司馬嚴思臧恭典籤吳宗肅王
勝等共楊靈珍父子密
臣臣幸先覺悉
得戮思恭等臣

軍未到

集朗急求軍援而武興
戍主尹天寶不識天命固執愚

丁敢爲不逞臣即遣軍主

席靈坦龐樹等領義勇應時

裁違悅之節度輕進失脫天

重圍

州城梁秦士庶僉云危棘以義逼臣勸爲刺史須籍此
威鎮靖內外臣赤誠奉國苟取濟事輒相小跡且從權
宜假當州位重遣皇甫選由斜谷追以事啓聞臣即親
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乘虛躡後天寶
兇徒因宵鳥散進旣摧破退失巢穴潛捨軍衆依山傍
險突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擐甲胄率其所領登即擒
斬戍內戶口即放還民斯由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
時殄公私慶快非但梁秦竭力寔關集朗赴接之機臣
前已遣軍主杜法先還洵陽構合徒黨誘結鄉落令晉
壽土豪王僧承王文粲等還至西關共興大義當今庸

蜀虛弱楚鄧懸危開拓九區掃清六合形要之利在於此時進趣之略願速處分臣以愚陋猥當推舉事定之後便即束身馳歸天闕但物情草創猶有參差蕭衍魏興太守范珣安康太守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脩屯聚川東尚規舉斧登遣討襲具於別啓集朗兄弟並議曰臣往日歸誠誓盡心力超蒙榮獎灰殞匪報但留臣權相綏獎須得撲滅珣等便即首路伏願聖慈特垂鑒照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略聞詔曰得表聞之將軍前識機運已投誠款而中途猜間致有播越復翻然風返建茲殊效忠貫古烈義動遐邇漢鄭既開勢翦庸蜀混同之略方自斯始擒凶掃惡何快如之想餘黨悉平西南清盪經筭淹朔當有劬勞所請軍宜別勅一二又賜道遷璽書曰得表具誠節之懷卿忠義夙挺期委自昔中有書因以致乖舛知能乘機豹變翻然改圖獎率同心萬里投順遠舉漢中爲開蜀之始洪規茂略深有嘉焉今授卿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并同義諸人尋有別授王師數道絡繹電邁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鎮西將軍尚書邢巒指授節度卿其善建殊効稱朕意焉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

爲例世宗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
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
此得狂是段之來希酬昔遇勲微恩重有覲心顏世宗
曰卿建爲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爲
微逡巡不拜詔曰道遷至止旣淹未恭州封可勅吏部
速令召拜道遷拜日詔給百五十人供尋改封濮陽縣
開國侯邑戶如先歲餘頻表解州世宗許之除南兖州
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淵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
札翰往還甚有意理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
有於京城之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

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
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
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出爲散騎常侍平西將
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常侍如故爲政清
嚴善禁盜賊熙平年病卒年六十九贈撫軍將軍雍州
刺史贈帛五百匹謚曰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
由王頴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世宗不許靈太后
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其意議欲更以三百戶
封頴興會卒遂寢道遷不媾正室唯有庶子數人
長子夬字元廷歷位前軍將軍鎮遠將軍南兖州大中

正夫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閒債負數猶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夫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夫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其家直上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夫心驚懼謂人曰世寶至官閒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夫曰卿昨夕當大飲溺衣如此夫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夫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耳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其從兄彘等並營視之皆言危而獲振俄而心悶旋轉而死爲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夫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時夫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歐夫

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
僧明何罪而被瞋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
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擿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夫妻
裴植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穆訟閱徹于公庭

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脊等言其眇目
癩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
封元象中平東將軍太中大夫齊受禪例降

奐道遷兄子也位至咸陽太守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八世祖胤晉司徒廣陸侯胤子順
璠及孫沈志皆有名宦沈孫根慕容寶中書監根子後

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
多輕之元護以國家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
美鬚髯少有武力仕蕭道成歷官馬頭太守後軍將軍
龍驤將軍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高
祖至鍾離元護時在城中爲蕭鸞徐州刺史蕭惠休奉
使請軍高祖見而善之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
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及叔業疾病外內阻貳元護
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
以元護爲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廣饒縣開國伯食邑一
千戶便道述職其年入朝尋以州民柳世明圖爲不軌

元護馳還歷城至即擒殄誅戮所加微爲濫酷值州內
飢儉民人困敝志存隱恤表請賑貸蠲其賦役但多有
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夏
卒年五十一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
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
復如此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旣甚支骨消削
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元護爲齊
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
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
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

其誠

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子邑五百戶延昌中除宣威將
軍給事中會頑駭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
也甚有姿色會不荅之房乃通於其弟機因會飲醉殺
之

子景宣襲天平中除給事中齊受禪例降機與房遂如
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

元護弟靜景明初以歸誠勲拜前將軍性甚貪忍兄亡
未斂便剥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歷齊州內史天水太
守

靜子鉉羽林監

元護從叔恤卒於東代郡太守

子曠之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蕭鸞以膂力自効軍勲稍遷至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留壽春與叔業同謀歸國景明初拜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苞信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始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尋轉冠軍將軍華州刺史未拜改授并州刺史歲餘代還蕭衍遣將楊公則寇揚州假法友征虜將軍以討

之法友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友前將軍持節爲別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散十年恬靜自處不競勢利世宗末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在州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肅宗初拜光祿大夫熙平二年卒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贈帛三百匹謚襄侯

子景通襲善事元義兼以貨賂義父繼繼爲司空引景通爲掾後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卒官贈輔國將軍衛尉少卿

子鷗襲永安末尚書郎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劉裕滅姚泓其祖父從裕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蕭鸞以軍勲至遊擊將軍爲軍主助戍壽春遂與叔業同謀歸城景明初除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擬戍鍾離懸封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後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治任於刑爲民所怨有受納之響歲餘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久之拜太中大夫加征虜將軍尋以本將軍出爲河北太守治有清稱轉渤海相尋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領軍義弟也曾行過中山謂世弼曰二州刺史翻復爲郡亦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下官正光元年卒官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康長子會汝陽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性方厚有名士之風又工摹畫爲時人所服歷給事中尚書郎東萊太守罷郡後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三名流悼惜之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劉淵石勒之亂南徙渡江祖興之父範之並爲劉裕所誅悅之少孤仕劉駿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

士有部曲數百人蕭道成初以悅之爲荊州征西府中
兵參軍領臺軍主遷屯騎校尉轉後軍將軍部曲稍衆
千有餘人蕭贖遣戍漢中就遷輔國將軍蕭衍初劉季
運據蜀反叛悅之率部曲及梁秦之衆討滅之以功進
號冠軍將軍武興氏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率軍拒戰
大破氏衆還復白馬衍秦梁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
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
謀以梁州內附旣殺蕭衍使者及楊靈珍衍華陽太守
尹天寶率衆向州城悅之與樹忻榮勒衆逆戰爲天寶
所敗遂圍南鄭戰經四日衆心危沮咸懷離貳悅之盡
以家財散賞士卒身當矢刃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
寶敗走道遷之克全勲款悅之實有力焉正始二年夏
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州刺
史追封安平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謚曰莊悅之二子
文遙文遠

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
也文遙奮劔請行遂手斬靈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
遭父憂解官永平初襲封拜前軍出爲咸陽太守勤於
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
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姦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姦

劫息止治爲雍州諸郡之最徵拜驍騎將軍輔國將軍
進號征虜將軍肅宗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年政理如
在咸陽遷後將軍安州刺史文遙善於綏納甚得物情
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自幽燕已南悉皆淪陷唯
文遙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
姓皆樂爲用建義元年七月遘疾卒於州年五十五長
史許思祖等以文遙遺愛在民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旣
攝州任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假
節龍驤將軍行安州事當州都督旣而賊勢轉盛臺榭
不接果以阻隔疆寇內徙無由乃攜諸弟并率城民東

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果弟昴武定三年襲爵齊受禪例降

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勲致效自給事中稍遷中
散大夫龍驤將軍

龐樹南安人世宗追錄謀勲封其子景亮襄邑縣開國
男食邑二百戶

李忻榮漢中人與樹俱擊天寶同時戰歿封其子建爲
清水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

張元亮漢中人便弓馬善戰關以勲封撫夷縣開國子
食邑二百戶拜東萊太守入爲平遠將軍左中郎將遷

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卒贈左將軍巴州刺史

士孫天與扶風人以勲封莫西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拜武功大守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謚漢
中姜永等皆參其勲末

尉
道珍除齊州東平原相有治稱卒於鎮遠將軍屯騎校

尉
安世苻堅丞相王猛之玄孫也歷涉書傳敏於人間自
羽林監稍遷安西將軍北華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梁州
刺史

謚魏衛尉辛毗之後有文學歷步兵校尉濮陽上黨二

郡太守卒贈征虜將軍梁州刺史

子儒之濟州司馬

永善彈琴有文學貞外郎梁州別駕漢中太守永弟漾
亦善士性亦至孝為漢中所歎服元羅之陷也永入於
建鄴遂死焉時有潁川庾導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
參謀亦為奇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蕭衍
右中郎將助戍漢中及至洛陽環堵敝廬多與儁秀交
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正光中乃除幽州左將軍府
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間天平中卒於青
州時有皇甫徽字子玄安定朝那人仕蕭衍歷諸王參

軍郡守及道遷之入國也徽亦因地內屬徽妻即道遷之兄女道遷列上勲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實內愧於心遂拒而不許後刺史羊祉表授征虜府司馬卒官

子和武定末司空司馬

和弟亮儀曹郎中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於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縣父興宗蕭贖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爲羣盜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由是州里歎異之贖益州刺

史劉俊召爲主簿蕭衍除步兵校尉景明中自漢中歸國旣達京師陳伐蜀之計世宗嘉納之延昌末王師大舉除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遣主書趙桃弓宣旨勞勉若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世宗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除羽林監蕭衍遣將張齊攻圍益州詔誕爲統軍與刺史傅豎眼赴援事寧還朝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爲西南道軍司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南出斜谷趣建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衍益州刺史蕭淵

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劔戍益州刺史邴虬令子建拒之因轉營爲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崔珍寶並見俘執子建遣誕助討之誕勒兵馳赴相對月餘未能摧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峯名龍鬚山置柵其上以防歸路誕以賊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人今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起煙焰漲天賊以還途不守連營震怖誕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擒世澄等十一人文熾爲元帥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二年復以誕行巴州刺史三年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分置東梁

州仍以誕爲鎮遠將軍梁州刺史永安二年四月卒時年六十贈安西將軍益州刺史謚曰莊長子亢

亢弟胤字

闕

館武定末梁州驃騎府司馬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父膺蕭衍尚書郎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略略爲蕭衍寧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也衍命略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還退衍遂改授略怒將有異圖衍使人害之苗年十五有報雪之心延昌中遂歸闕仍陳圖蜀之計於是大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統軍師次晉壽世宗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苗有文武才幹以大

功不就家恥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曰昔晉室數否華
戎鼎沸三燕兩秦咆勃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圯裂皇祚
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姦雄定鼎河洛唯獨荆揚尚阻聲
教今令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楚國富兵彊家
給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逸豫遺
疾子孫違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商度東西
戍防輕重之要計量疆場險易安危之理探測南人攻
守窺覷之情籌筭卒乘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
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壤數
年之內荆揚可并若捨舟楫即平原斂後踈前則江淮
之所短棄車馬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長彼不
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俱去其
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而淮沔方有相持
之勢且夫滿異相傾陰陽恒理盛衰遞襲五德常運今
以至彊攻至弱必見吞并之理如以至弱禦至彊焉有
全濟之術故明王聖主皆欲及時立功爲萬世之業去
高而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而避難兵家以之恒勝
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遼遠偏兵獨戍泝流十千牧守無
良專行劫剥官由財進獄以貨成士民思化十室而九
延頸北望日覬王師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風塵不接

可傳檄而定守白帝之阨據上流之險循士治之迹蕩
建鄴之逋然後偃武脩文制禮作樂天下幸甚豈不盛
哉於時肅宗幼冲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二秦
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旣久民不習戰苗以隴兵彊悍
且羣聚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
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
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
遺夫颯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
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
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僑將御情卒不思長久之計
務竒正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充國持重之規
如今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
右臂於斯廢矣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
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
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
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軍深見知待孝昌
中還朝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俄兼尚書右丞爲西北道
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還除司徒
司馬轉太府少卿加龍驤將軍於時蕭衍巴西民何難
尉等豪姓相率請討巴蜀之間詔苗爲通直散騎常侍

冠軍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會殺介朱榮榮從弟
世隆擁榮部曲屯據河橋還逼都邑孝莊親幸大夏門
集羣臣博議百寮恇懼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而起曰今
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
之日臣雖不武竊所庶幾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
河梁城陽王徽中尉高道穆贊成其計莊帝壯而許焉
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夜下去橋數里便放火
舩河流旣駛倏忽而至賊於南岸望見火下相蹙爭橋
俄然橋絕沒水死者甚衆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於小
渚以待南援旣而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關衆寡

不敵左右死盡苗浮河而歿時年四十六帝聞苗死哀
傷久之曰苗若不死當應更立竒功贈使持節都督梁
益巴東梁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刺
史河陽縣開國侯邑一千戶賜帛五百疋粟五百石謚
忠烈侯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
長安諸葛不許常歎息謂亮無竒計及覽周瑜傳未曾
不咨嗟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重之二王
頗或不穆苗每諫之及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
曰城陽蜂目先見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好文詠尺牘
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莊帝幽崩世隆

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議更
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
獲全天下之善士也不宜追之

子曇襲爵武定末冀州儀同府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
降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
嗑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鵠起舉地而來功
誠兩茂其所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怙
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
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淳于誕
好立功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過
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歿而後已仁必有勇
其斯人之謂乎

九

列傳第六十

魏書七十二

陽尼

賈思伯

李叔虎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奏佛道宜在史錄後改中書學為國子學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沖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為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講諸經典詔

尼侍聽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尼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命也如何旣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爲字統二十卷行于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冀州默曹參軍早卒

尼從子鳴鵠

鳴鵠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爲幽州司馬

季智子璿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從弟荆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東益州刺史

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伯慶從父弟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太和初舉秀才射策高第以母疾還徵拜中書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授寧遠將軍賜爵魏昌男選爲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四尋假寧遠將軍領統軍外防內撫甚得居邊之稱解任還家久之除兗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長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孝昌中

在鄉爲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征虜將軍
幽州刺史

子貞字世幹早卒

貞弟弼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州別駕加輕車將軍屬洛
周陷城弼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逆青
州城民疑河北人爲杲內應遂害弼時年四十八

子撫襲祖爵

弼弟斐武定末尚書右丞

藻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免會赦
除名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司馬

藻從弟延興南幽州刺史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性倣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
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
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
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
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
勇決志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年
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署城局仍從昶鎮彭城
板兼長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內附世宗詔平

南將軍廣陵侯元衍與司徒彭城王勰同鎮壽春勅固
爲行司馬還除太尉西閣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
議除給事中出爲試守北平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
事免後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劾奏廣平王懷汝
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劾
恒農太守裴粲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
臣聞爲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
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
權衡親宗室彊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
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謗

讜之響省徭役薄賦斂脩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
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
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
械脩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
彼七十二君之徽號協定鼎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
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
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
垂究察初世宗委任群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
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
故宗室大臣相見踈薄而王畿民庶勞敝益甚固乃作

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旣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爲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

一州郡賦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顯因奏固刺請米麥免固官旣無事役遂闔門自守著演贖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詞曰紹有周

之遐軌兮初錫世於河陽建甸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紛亂兮仍矯迹於良鄉棄侯衛之楨弼兮乃殖根於幽方自祖考而輝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懼堂構之頽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兮若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何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逼知年命之有期兮慨幹流之不息傷艱躓之相承兮悲屯蹇而日臻心惻愴而不懌兮乃有懷於古人或垂綸於渭濱兮有胥靡於傳巖旣應繇而赴

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黜於庶邦
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鸞孤而爭國兮有
讓位而采薇有躍馬而赴會兮有棲遲以俟時曹納辛
而袁亡兮袁戮田而曹盛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牧而
失性趙堯門而誕聖兮終天隱而不繁衛泯軀於世難
兮啓洪業於宣元釋臯繇之法憲兮見蓼六之先亡諫
疑枉於怨獄兮寧于公之獨昌明禍福之同門兮知休
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詘而後舒賜憑軒而
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敝於陋巷兮蘊六藝於蓬
廬勃計行而致位兮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
韓勲立而禍并紛回平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
毀而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或形垂而意合兮或身密
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馳旦流言而見
疑兮先緣謫而益信樂食子而中踈兮已放麇而日進
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心或居鄉而三黜兮獨
爲時之所欽或負鼎而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
而色阻兮或臨危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
必微理貴在於得要兮事終成于會機每一日而三省
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可非石
育子而啓夏兮胤遺卵而孕殷鳥藉冰而存棄兮虎乳

孩以字文發昇舟而魚躍兮季潛軀而覆雲或揮戈而
爭帝兮或洗耳而辭君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
兆茲聖達之未明兮豈前脩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遙兮
方有闕於天表且臨海而觀瀾兮何津源之杳杳文遷
繹而身徂兮景守節而災移湯改祝而革命兮靈投策
而詬龜圍據胎而爲巨兮友發文而自相風吹鷗而襄
墜兮神壓紐而平王彼羸縮之由人兮信吉凶之在己
或勤憂以減齡兮亦安樂而獲祉弟成師而害兄兮父
純臣而烹子識同命於三君兮兆先見於商姒始樓桑
而發輝兮終龍變於巴庸繞閭門而結慶兮鬱蟬蛻於

三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瘠之鯀殛死於羽山
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踈九江而入海總
九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之同氣兮乃業
行之丕改以患蹇爲福兮痛比干之殘軀以佞諛爲獲
安兮哂宰嚭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
以進爲無益兮見鄂秋之專城以仁義爲桎梏兮信揖
讓之勞疲以放曠爲懸解兮傷六親之乖離哀越種之
被戮兮嘉范蠡之脫羈欽四皓之高尚兮歎伊周之陟
危望仗鉞而先鋒兮光安車而弗顧求封賞於寸心兮
夢台衮於遠慮或忌賢而獨立兮或篡君以自樹旣思匿

而名揚兮亦求清而反汙見衆兆之紛錯兮觀變化之
無方心營營而擾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於敝筵
兮始拂龜而整筴冀靈鑒之祐余兮願告余以忠益龜
發兆以施靈兮利去華而守約著布列而成卦兮保龍
潛而勿躍踵嘉遯之玄蹤兮追考槃于巖壑登名山以
恬澹兮辭朝市之紛若奉貞吉於占繇兮翻夕警而晨
裝揖許公於箕嶺兮諮夷齊於首陽瞻高華之嵒岬兮
眺恒碣之硤礧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呂尚羊乘玄
虬之弈弈兮鳴玉鑿之瑤瑤浮滄波而濯足兮入三山
而解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詰三苗於三危登蒼梧而遐

眺兮訪二妃於有媯追祝融於荆羊兮問洛宓於馮夷
陵回飈而上驤兮窮深谷而下馳泐扶水而遠矚兮見
虞淵之威微乘閭風之峻阪兮覲王母於崦嵫昇瑤臺
而奏歌兮坐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以
傳辭出崑岫之崢嶸兮入汜林之杳鬱採鍾山之玉瑛
兮收珠澤之珂瑛攜羽民而遠游兮探長生之妙術騰
雲霧而窈冥兮變域中之穢質望玄闕之寂寥兮過寒
門而懷悲揖若士於霄際兮求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
肆眺兮歷層冰而風馳越弱水之滄溟兮躡不周之嶮
巖屑瓊藥以爲糧兮斟玉液以爲漿結秋蘭以爲珮兮

攬白蜺以爲裳，聳景雲而上征。兮撫閭闔而啓扉，肅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鈞天而九變。兮耽廣樂而忘歸，忽心移而志駭。兮戀舊京而依依，握招搖以爲旆。兮巡天漢而下游，建雲旗之逶迤。兮御回風之瀏瀏，策王良以歛轡。兮命風伯以挾輶，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以具舟，聊右次於析木。兮適回駕於青丘，訪古人於首陽。兮亦問道於爽鳩，覩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瞻雒常之鬱鬱。兮貢楛矢之啾啾，心怊怊而惕惕。兮志憫憫而綵綵，伊五嶽之埶埶。兮何四海之涓涓，瞻九河其如帶。兮觀三江其沈然，夫五都之摠摠。兮尚何

足以遊盤，彼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以達觀，方吞霞而棄粒。兮亦屑玉而煉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當餐，蔭建木之長柯。兮援木末之脩莖，咀玉髓而充渴。兮嚼正陽以長生，參松喬而撫翰。兮侶浮丘而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詎攄寫其深情，情盤桓而猶豫。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兮心惆悵而不悅，憶慈親於故鄉。兮戀先君於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僕眷眷於短銜。兮馬依依於跬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茅宇而返素耕，東臯之沃壤。兮釣北湖之深潭，養慈顏於婦子。兮競獻壽而薦甘，朝樂酣於濁酒。兮夕寄忻於

素琴誦風雅以導志兮蕪六籍於曾襟敦儒墨之大教
兮崇逸民之遠心播仁聲於終古兮流不朽之徽音進
不求於聞達兮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
不用之器不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
備資靈運以託已兮任性命之遭隨旣聽天而委化兮
無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沖寂以無爲寄後
賢以籍賞兮寧怨時之弗知亂曰稟元承命人最靈兮
夭壽否泰本天成兮體源究道歸聖哲兮隨化委遇能
達節兮顯親揚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世
浮動違性命兮鑿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

兮陵虛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勞志沮
未東道兮反我遊駕養慈親兮躬耕練藝齊至人兮固
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佞巧佞讒言興兮營營
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蠱毒何厚
兮巧佞巧佞一何工矣司閒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啗
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
人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罪騁汝
詭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
說汝其至矣无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
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予小人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

與釁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已彼諂
諛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側
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
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
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
寔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遽蔭戚施邪媚是欽旣讒且
妒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
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
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
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

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
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
旣備矣事旣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肅宗卽位除尚
書考功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碶石
勅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
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
外城軍罷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
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
人固上疏切諫并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
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爲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洛陽

令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病杖而能起練禫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神龜末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義秉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吏僚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爲懌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撻撻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悅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

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將軍鎮遠如故又典科揚州勲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疆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歛焉初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勅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三子

長休之武定末黃門郎

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早爲門

生所害時人悼惜之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時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頗爲高祖所知常從征伐及世宗卽位以時從之勤轉輔國將軍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代其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爲河內太守不拜尋除鴻臚少卿以母憂免服闋徵爲滎陽太守有政績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

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肅宗時徵爲給事黃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涼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尉衛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

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

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

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
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
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
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
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
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
此論非爲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
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
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
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按其方圓高

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
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
議又遷太常卿兼度支尚書轉正都官時太保崔光疾
甚表薦思伯爲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
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
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
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
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爲元
義所寵論者譏其趨勢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
刺史又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久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尋卽真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爲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鄴後除黃門侍郎兼侍中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

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謚曰文獻初思同之爲別駕也清河崔光韶先爲治中自恃資地耻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韶之亡遺誠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上表訟光韶操業登時蒙贈謚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爲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

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李叔虎渤海蓀人也從祖金世祖神麴中與高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尉從事中郎轉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後兼散騎侍郎太極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顯武將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爲吏民所慕永平十四年卒年五十四贈

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穆

兄叔寶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太常丞延昌末叔寶爲弟臺戶及從弟歸伯同沙門法慶反陷破郡縣叔寶當坐遇病死於洛陽獄

子伯胄光祿大夫

叔寶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兆王愉逆除名

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沛郡太守仍爲彭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賜爵延陵男徵拜貞外散

騎常侍使於劉準行還以疾除北海內史詔賜醫藥凡
在三郡吏民安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尚書
冀州刺史男如故

長仁從弟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
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尚書儀曹郎賜爵脩縣男
稍遷建興太守卒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群書初襲爵爲徐州平
東府功曹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久之拜散騎侍郎
加寧朔將軍尋轉中書侍郎出爲青州太傅開府諮議
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軍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引爲開

府諮議參軍加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騎常侍使於
蕭衍三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
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勤也

子貞歷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太守入
爲吏部郎中出爲驃騎將軍兗州刺史坐貪汙賜死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淵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
幹用與廣平宋龜俱知名爲鄉閭所稱相州刺史李安
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
望因推讓之高祖遂並拜焉稍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
郎行潁川郡出爲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尋以母憂

去職仍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進
苦言年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

子祖璧給事中

恃慶弟仲信亦好學爲太尉參軍稍遷奉車都尉開府
掾章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爲其都督府長史融敗
歿仲信遂亦免棄

仲信弟思路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騎軍參軍

子祖遺武定末大學博士

思路弟思令字季儁初爲廣陽王司空參軍轉司空城
局參軍司徒記室感遠將軍尚書左民郎轉右民時天

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惟祀與戎戎之
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
兵各能尅定有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
有稷契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
方爲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竊以比年以來將
帥多是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
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
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
羸弱在前以當銳彊壯居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
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

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彊弓調矢勁謀夫旣設辨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豎豈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

以愚短昧死陳誠尋拜假節征虜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平原以爲南冀州仍以思令爲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督時葛榮遣其清河太守季虎據高唐城以招叛民思令乃命麾下并率鄉曲潛軍夜往出其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衆南還又詔思令并領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後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三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侍慶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本郡中正出爲齊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爲給事中高祖曾對群臣云路仲略好尚書郎才僕射李冲云其人宜爲武職遂停轉太尉咸陽王錄事參軍遷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從祖弟法常幼而脩立爲郡功曹早卒儀同李神雋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常足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拜祕書郎又兼員外散騎侍郎副中書侍郎宋弁使於蕭贖還除尚書二千石郎

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平原太守以清嚴稱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原界在河北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啖以榮利亮即斬其使人發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攻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逆順出城拒擊大破之尋遭憂解任服終除左將軍汲郡太守遷前將軍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超爲奉朝請議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爲光祿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贈撫軍

將軍齊州刺史

子東字元約卒於光祿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本州中正卒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詮弟悅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平東府中兵參軍加宣威將軍遷高陽太守轉廣川太守加鎮遠將軍普泰中濟州刺史張瓊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請悅爲太守朝廷從之凡歷三郡民吏安之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將軍齊州刺史

長子超字伯穎武定末司徒錄事參軍濟州大中正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魏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祖謨父慶並有學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群書太和二十三年尚書僕躬任城王澄奏世表爲國子助教頗失意後轉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遇患歸鄉永平中除兗州左將軍府司馬非其所願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姓安之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將軍京兆

王繼西征以爲從事中郎攝中水兵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史孝昌中青齊頻年反亂詔世表持節慰喻還都轉尚書右丞後加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值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反於州界爲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以世表爲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彊斷小殷關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辨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

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卿之功也乃簡選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湛僧珍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勅遣中使宣旨慰喻賜馬二匹衣服被褥復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行臺沿河分立鎮戍以備葛榮行達青州遇患卒時年五十四永熙中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郎永基

性通率輕財好施爲冀州鎮東府法曹行參軍遷威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轉西碛石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騎府主簿累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爲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糧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鎮東將軍東徐州刺史時蕭衍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衆來寇永基出討破之永熙中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

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民所樂代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長子子禮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祖霸真君末南叛投劉義隆遂居青州之樂陵元旭頗涉子史開解几案起家清河王國常侍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

留尋加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寅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蕭宗大怒名問所由錄令以下皆推罪于元旭元旭入見於御座前屈指校計寶寅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尚書左丞光祿大夫後轉司農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關西歸款之戶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夏卒於州年六十七贈本將軍幽州刺史

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脩唯兄及弟並標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采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宦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也

亮

也

也

也

也

御

